



美国畅销书金榜译丛

(美) 约翰·贝伦特 著

善恶

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

园中的午夜

美国南部古城迷人的人物画廊 描绘现代人生存境况的现代经典

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

美国畅销书金榜译丛

善 恶

园中的午夜



200692919

(美) 约翰·贝伦特 著
何吉贤 杨立平 等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96—107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恶园中的午夜/(美) 贝伦特著; 何吉贤, 杨立平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3

(美国畅销书金榜译丛)

ISBN 7-5063-1184-4

I. 善… I. ①贝… ②何… ③. 杨… II. 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N.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2349 号

善恶园中的午夜

作者: (美) 约翰·贝伦特

译者: 何吉贤 杨立平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责任校对: 祁 斌 马云燕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50 千

印张: 11.75

插页: 2

印数: 001—30100

版次: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84-4/I·1172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第 一 章	梅瑟庄园的一夜	(5)
第 二 章	目的地未知	(24)
第 三 章	多情男子	(36)
第 四 章	定居生活	(49)
第 五 章	发明家	(58)
第 六 章	歌曲大全	(72)
第 七 章	萨凡纳女皇	(87)
第 八 章	甜蜜的乔治亚·布朗	(114)
第 九 章	勇 士	(118)
第 十 章	如果你真做了，就不是吹牛	(130)
第十一章	最新消息	(153)

第二部分

第十二章	枪击事件	(159)
------	------------	-------

第十三章	支票和平衡	(167)
第十四章	今年的晚会	(173)
第十五章	公民义务	(189)
第十六章	审 判	(197)
第十七章	地板上的弹孔	(218)
第十八章	午夜伊甸园	(223)
第十九章	拉斐特广场，我们在这儿	(238)
第二十章	索 尼	(247)
第二十一章	重审笔记	(260)
第二十二章	吊 舱	(274)
第二十三章	午餐会	(281)
第二十四章	黑人小步舞	(291)
第二十五章	城里人的话题	(312)
第二十六章	另一个故事	(323)
第二十七章	幸运的数字	(333)
第二十八章	荣 耀	(347)
第二十九章	天使在歌唱	(353)
第三十章	后 记	(366)
作者注		(368)
鸣 谢		(369)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梅瑟庄园的一夜

他年约五旬，高大、英俊，脸色偏黑、略呈凶相。一副修剪整齐的小胡子，鬓角已显银灰色，一双漆黑的眼睛，深不可测，就像油光锃亮的豪华轿车的一扇窗户——他可以傲视众生，而你却无法透视。我们正坐在他那维多利亚式庄园的起居室里。这是一座真正的大建筑，天花板高达十五英尺，房间很大，而且分布合理。一座雅致的螺旋形楼梯从中央大厅直抵穹隆形的天窗。二楼设有一间舞厅。这就是梅瑟庄园，萨凡纳地区仍属于私人所有的少数大庄园之一。连同围有围墙的花园和房后的车库，庄园占了整整一个街区。梅瑟庄园也许不是萨凡纳地区最大的私人庄园，但它绝对是该地区装修最豪华的大庄园。《建筑文摘》曾以六页篇幅，详细介绍过它。一本介绍世界名庄园内装修的专著，也将它与萨格摩尔·希尔、比尔特摩尔和查特威尔庄园并提，以专文详述。梅瑟庄园是以庄园建筑傲称于世的萨凡纳的骄傲。吉姆·威廉斯独自一人，居住在里面。

威廉斯正抽着一支爱德华国王牌小雪茄。“我最欣赏的，”他说，“是生活得像一位贵族，却又可以免去贵族的声名之累。贵族血统由先

天决定，并很脆弱。那些显赫世家代代相传，到头来实际上剩的是一个空架子。贵族子弟大多庸庸碌碌，缺乏鸿鹄大志，我并不羡慕他们。惟一值得我注意的是他们的饰品和玩物——精美的家具、图画、银器，这也正是他们在穷困潦倒时所变卖的。对于贵族之家，这是常有的事。到最后，他们惟一留下的就是那些可爱的礼仪。”

他娓娓道来，声调如丝绸般柔和。他住房的墙上挂满了名画家盖恩斯伯勒、哈德逊、雷诺兹、惠斯勒绘制的欧美名人的肖像画。房中的摆设每件都大有来头，也许，它们原来就归某位公爵、国王、王后、沙皇或独裁者所有。“不管怎样，皇亲国戚总是好的。”他说。

威廉斯在一个银制的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一只黑灰色的豹猫爬上他的腿，趴在了他的大腿上。他轻轻地抚摸着它：“我知道，我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好像我生来就如此优越。其实不然，就我自己来说，我也不想去欺骗任何人。几年前，我领一群来访者在屋内参观，我注意到，其中一位来访者给他的妻子作了一个暗示，嘴里轻轻地吐出了几个字‘祖荫而已！’此人就是戴维·霍华德，当今纹章瓷器的权威专家。事后，我将他请到一边，对他说，‘霍华德先生，我生在佐治亚州的戈登，那是一个邻近梅肯的小镇，戈登镇上最大的东西就是一个白垩矿。我父亲是一名理发师，我母亲是矿上的一名秘书。我的所有钱——现在已所剩无几了——不过也就十一岁年龄。’当然，这个人完全惊呆了。‘你知道除了这些肖像画和古董之外，是什么东西促使我认为你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吗？’他说，‘是那些椅子。椅子套上的针脚已经被磨得有些开线了。新富之家一定会马上将其修补起来的。而老家族则会弃之不问。’‘我知道，’我告诉他，‘我赖以继承的祖荫是我的一些最好的顾客。’”

在我居住在萨凡纳的六个月间，经常听人提起吉姆·威廉斯的大名。他的庄园当然是缘由之一，但是还有其它原因。他是一名成功的古董商和古建筑修葺商，他曾出任过当地艺术博物馆特尔菲尔学院的

主席。他的大作频频出现在《古玩》杂志上，该杂志的编辑温德尔·加雷特对他极为推崇，称赞他为一位天才：“他对古家具独具慧眼。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且敢于抓住机会。他可以随时坐上飞机，飞往世界各地——去纽约、去伦敦、去日内瓦，参加拍卖会。但从内心深处，他是一位刻骨铭心的南方主义者，是南方一位忠实的儿子。对北方佬，他并不太在乎。”

威廉斯在五十年代开始的萨凡纳地区旧城区的修建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古建筑保护的乔治娅·弗塞特回忆起当初如何鼓动人们参加萨凡纳旧城保护工作的艰难历程，仍然感慨万千。“旧城已变成了一个贫民区，”她说，“各家银行都已将这儿整个地区划为了禁区。夕日的深宅大院已破败不堪，有的甚至已被夷为平地，已建造加油站和停车场，你还不能从银行里借到一分钱，来修复和保护它们。有孩子的家庭根本就不敢住在这儿，因为这儿太危险了。”弗塞特女士曾是一个由少数古建筑保护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的成员之一，这一团体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清除该地区的加油站，保护古建筑。“我们确实做成了一件事，”她说，“我们使单身汉们对这儿产生了兴趣。”

吉姆·威廉斯就是其中的一位单身汉。他买下了东议会街整整一排砖瓦平房，修葺一新后，开始出售。过不久他又重新着手购买、装修、出售，萨凡纳城区几十座房屋都经他之手而焕然一新了。报刊杂志开始对他的旧房装修活动予以关注，他的古玩生意也日益红火起来。他开始每年一次往返欧洲，作商务旅行。社交聚会的女主人也对他另眼相看。他的财产也开始与萨凡纳旧城区的修复工作同步增长起来。到七十年代初，带孩子的夫妇又返回城区来了。

在这之后，威廉斯又买下了卡贝奇岛，它是散布在佐治亚沿海群岛中的一座小岛。卡贝奇岛是一项耗资巨大而又前途渺茫的工程。它占地一千八百公顷，涨潮时，只有五公顷土地露出水面，一九六六年他花五万美元买下了它。小船坞上的老水手告诉他，他上当了：就在

上一年，卡贝奇岛在市场上的价格只有他付的一半。花五千美元，买下一块终日被水浸泡，连一间房子都无法建造的土地太不值了。然而，几个月后，包括卡贝奇岛在内的附近几个岛上，发现了大量磷酸盐矿。威廉斯将岛以六十六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俄克拉荷马的科尔——麦吉公司。许多邻近岛上的地产业主都耻笑他，认为他贪小便宜，脱手太早了，他们在等待更高的价格。几星期以后，佐治亚州通过法律，禁止在沿海岛屿上开矿。磷酸盐矿就一钱不值了，于是，威廉斯就成了惟一一位及时出手的人。从这笔交易中，他的税后利润达到五十多万美元。

之后，他又开始购买更加豪华的庄园。其中之一就是阿姆斯特朗庄园，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豪华宅邸，正对公牛街庄严的奥格尔索佩俱乐部。宏伟的阿姆斯特朗庄园使奥格尔索佩俱乐部相形见绌，据当地人传言，这也正是庄园建立的目的。庄园的创建人是乔治·阿姆斯特朗，一位轮船大王，他于一九一九年建造了该庄园，据说是为了洗被俱乐部排斥之辱。尽管这一传说未免有些捕风捉影，但阿姆斯特朗庄园确实如一头庄园中的雄狮，它巍然耸立、傲视群雄，大有不可一世之势。它甚至还有弯曲的柱廊，像巨型鹰爪一样伸出来，要把街对面的奥格尔索佩俱乐部从高头大马上掀下来。

阿姆斯特朗庄园张扬、宏伟的气势正中威廉斯的下怀，也符合了他日益增长的追求豪华的口味。他不是奥格尔索佩俱乐部的会员。来自佐治亚中部、卖古董出身的单身汉不可能被俱乐部吸收为会员——但他也并不在乎。他将古玩店开在阿姆斯特朗庄园，一年后，又将庄园卖给博汉——威廉斯——列维律师事务所，继续过起自己像贵族一样（如果不是真正的话）的生活。他更频繁地去欧洲作商务旅行——现在要讲排场，乘坐伊丽莎白女皇二世号游艇——并带回了整集装箱

的名画和精美英国家具。他买下了自己的第一件法贝热^①。在萨凡纳，威廉斯慢慢获得了地位，这引起了一些贵族人士的不满。“暴发户，感觉怎样？”一次，有人这样问他。“有钱能使鬼推磨。”威廉斯说道。不久，他就买下了梅瑟庄园。

梅瑟庄园十多年来一直空着。它矗立在蒙特雷广场的西头，蒙特雷广场是萨凡纳许多绿树成荫的广场中最优雅别致的一个。庄园是意大利式建筑，红瓦，弓形高窗，并配有装饰华丽的铁制阳台。它不直接邻街，四周围有大草坪和铁栅栏，从广场上看并不能窥见其全貌，所以也没有给人君临其上的压抑感。庄园最近的住户是一些伊斯兰教圣徒，他们将它当成了清真寺，在前门上悬挂了一把饰有霓虹灯的弯刀，并在院内驱车奔驰。威廉斯接手庄园后，对庄园进行了一番精心装修，使它比原先更为豪华精致。一九七〇年装修完工后，他组织了一个晚礼服圣诞晚会，邀请了萨凡纳的所有名流。整个晚会，梅瑟庄园每扇窗户都烛光通明；房间内，枝形吊灯灯火闪亮。成群的围观者聚集在庄园外，看着一对对盛装的高贵客人姗姗而来，并纳闷着：如此漂亮的庄园为何长时间陷入了黑暗中呢？钢琴师在楼下的大钢琴上弹着轻柔的鸡尾酒会音乐；管风琴师在楼上的舞厅里弹着古典名曲。身穿白色礼服的男侍托着银盘子，来回穿梭。女士们则穿着晚礼服，在螺旋形楼梯上上上下下，泛起了一片片绸缎的银光。古老的萨凡纳沸腾了。

这一晚会不久就成了萨凡纳社交日历上一次永恒的经典之作。威廉斯总是将它安排在冬季节日高潮之时——首场可替利翁舞^②会开办前。这个星期五的夜晚成了吉姆·威廉斯圣诞晚会之夜。它也是一年的晚会之王。这对于威廉斯来说，成果已不算很小的了。“您应该知道，”

① 法贝热：指俄国工艺家彼得·卡尔·古斯塔夫维奇·法贝热制作的工艺品。法贝热（一八四六——一九二〇年）是金匠、珠宝首饰工艺设计家，其作坊精制的复活节蛋被俄国和各国皇室视为珍品。

② 可替利翁舞（Cotillion）：一种类似四对舞伴方块舞的交谊舞；或指十九世纪盛行的一种不断更换舞伴的轻快交谊舞。

一位萨凡纳的第六代居民宣称，“萨凡纳人对晚会非常关注。在这个镇上，绅士们出席晚会时都系自己的白领结，穿自己的晚礼服，我们不去租用。因此，吉姆以萨凡纳外乡人和单身汉的身份，能在社交界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确实难能可贵。”

威廉斯晚会上的饭菜都由萨凡纳最抢手的女厨师露茜丽·赖特烹制。赖特夫人是一名肤色较浅的黑人，她的烹调手艺在萨凡纳有口皆碑。如果她不能到场，女主人们宁愿将晚会改期。赖特夫人烹制的菜肴极富特色，客人们只要咬一口草莓奶酪或吃一个醋汁虾或尝一点西红柿三明治，就会满脸笑容。“露茜丽……”他们会说。其它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露茜丽·赖特的西红柿三明治从不出水。她首先要用手纸巾将西红柿片拍干，这只是她许多绝招中的一招。）她招待的食客对她评价极高。“她是一位真正的女人。”他们经常这样说。你能从他们说这话的口气里感觉到他们对露茜丽的推崇。赖特夫人对她的主顾也很尊敬，尽管对一些挑剔吝啬的女主人，有时她也有微词。如一些女主人，甚至个别富有之家的女主人，找她干活时会说：“露茜丽，给我办一桌好酒席，但钱不要花得太多。”吉姆·威廉斯不是这样的人。“他喜欢把排场铺得大些，”赖特夫人说，“对钱也很不在乎，真是不在乎！他经常对我说，露茜丽，我要来二百位客人，给我做一些荷兰风味的菜。量一定要足，到时不要不够。要什么就买，不要在乎钱。”

用《佐治亚报》的话说，吉姆·威廉斯的圣诞晚会是萨凡纳社交名流“生命中的追求”，因为威廉斯每年都在变换客人名单。他把客人姓名写在卡片上，放成两摞：一摞是进，一摞是出。如果某人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冒犯了他，第二年圣诞节他就够受了。威廉斯会把他的名字从这摞换到那一摞，并绝不保密。“出的那一摞卡片已有一英寸厚了。”他告诉《佐治亚报》说。

夜雾升起来了，蒙特雷广场逐渐变得柔和、迷濛。粉红色的杜鹃花在橡树和西班牙苔藓构成的背景中盛放，普拉斯基纪念碑的大理石

基座在夜幕下微微闪亮。威廉斯的咖啡桌上放着一册《故乡萨凡纳寻踪记》。我在萨凡纳的其它许多咖啡桌上都见过这本书，但此时此地，却别有一番深意：书的封面照片正是我们所处的房间。

威廉斯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带我参观了梅瑟庄园和他的古玩店。古玩店设在车库。在舞厅里，他弹起了管风琴，第一支是巴赫的曲子，然后又弹了一曲《心动的旋律》，最后，为了展示管风琴震耳欲聋的音量，他弹奏了凯撒·弗兰克《皮尔斯·黑罗克》的一个片段。“邻居们的狗整夜狂吠时，我就以此反击。”威廉斯说。在餐室里，他向我展示了他珍藏的宫廷珍宝：亚历山德拉女皇的银器、里士满女公爵的瓷器以及一套曾属于俄罗斯大公的六十件套银餐具。书房的墙上挂着拿破仑加冕礼上使用的马车门的帘布。庄园的每个房间内，随处可见法贝热制作的工艺品——烟盒、宗教礼拜用品、首饰盒。它们都是显贵和王室的标志物。我们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时，小红灯会自动闪亮，以欢迎我们的到来。

威廉斯身穿灰色便裤，蓝色棉布衬衫的衣袖略略卷起。他笨拙的黑鞋和厚重的塑料鞋底与梅瑟庄园的优雅氛围并不协调，但很实用；威廉斯每天都要四处走动，在他的地下工作室里花几小时修补古旧家具。他的双手粗糙难看，长满老茧，但没有沾油脂。

“如果萨凡纳人有什么共同品质的话，”他说，“那就是爱钱，惜金如命。”

“那么，谁来买您那些我刚才所见的价格不菲的古董呢？”我问道。

“这正是我的高明之处。”他说，“购买者都来自城外，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纽约，我大部分生意都在那些地方做。当我发现一件特别好的旧家具时，我会给纽约的中间商送去一张照片。我不会设法在萨凡纳卖出它的，那是浪费时间。这并不是因为萨凡纳人不够富，只是因为他们太贱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儿有一位妇女，属于社会最上层的贵夫人，是整个西南部最富有的人之一，当然不用提在萨凡纳了。她拥有一家铜矿。在镇的一角，

独自建了一个大庄园，模仿著名的路易斯安娜种植园的建筑式样，有巨大的白色柱子，曲线形的楼梯。你站在萨凡纳河的这边可以看到她的庄园。每个人经过时都会驻足惊呼：‘噢，看啊！我很敬慕她。她也一直待我如亲子。但她却是自古以来最贱的女人！几年前，她为她的庄园订购了一对铁门。它们是特意为她的庄园设计定做的。但等到货给她时，她却翻脸，说它们太糟糕了，让她感到恶心。‘快拿走，’她喝道，‘我再也不想见到它们了！’然后她撕碎了付款单，付款单的总额是一千四百美元。在那时候，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铸造工人只能把门带回来，他们被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谁会买正好是那种规格的装饰门呢？惟一的办法就是赔血本，降价卖，收回一点点成本。他们把价格从一千四百美元降至一百九十美元。自然，第二天这位女人就派了一个人，拿着一百九十美元，去铸造工人处买下了这对门。今天，这对门就立在她庄园的门口。这纯粹是萨凡纳式的把戏，也是我所指的贱的含义。你不要被月光和木兰花所迷惑。除了它们，萨凡纳还有别的。有些事情是很阴暗的。”威廉斯摸了摸他的猫，在烟灰缸里又弹了一下烟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儿有一位法官，是本城望族的后裔。他住在一所有高大白色柱子的大庄园里，离这儿一英里。他的大儿子同一位土匪的女朋友搞上了，在城里四处出没。土匪提出警告，让他住手，但法官的大儿子依然我行我素。一天夜晚，法官家的门铃响了，法官打开门，发现他的儿子躺在门廊上，血流不止。他的生殖器被人割了下来，包在衣领上。医生将生殖器缝了回去，但手术还是失败了，他死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消息，题目是《坠下门廊，不治身亡》。家族的多数成员至今还矢口否认谋杀案的发生，但受害者的姐姐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

“事情还没有完结，这位法官还有一位儿子，住在维塔克街的一所房子里。他和妻子经常发生斗殴，我指的是那种真枪实弹的干法，你来我往，最终要干个翻天覆地。在一次斗殴中，他们三岁的女儿从楼

上下来，并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当时丈夫正把妻子推倒在一张大理石面的桌子上，妻子碰到桌子时，桌子倒了，压在了小女孩身上，使她当场身亡，他们当时并没有注意到，直到一小时后，他们打扫战场时才发现。”

威廉斯拿起马德拉白葡萄酒的细酒瓶，将我们的酒杯添满。“你知道，喝马德拉白葡萄酒是萨凡纳的一大优点。”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失败的庆典。十八世纪，英国人从马德拉群岛整船整船运来葡萄种苗，希望把佐治亚变成一个盛产葡萄酒的殖民地。萨凡纳与马德拉处于同一纬度。然而，葡萄树死了，萨凡纳人对马德拉葡萄酒的喜好却没有改变。他们也喜欢具有同等风味的其它酒。禁酒对这儿几乎产生不了什么作用，任何人好像都有搞酒的门路，就连老太太们都有。其实老太太们尤其有办法。她们几个人合伙买下一条古巴走私船，在这儿和古巴之间来回运酒。”

威廉斯喝了一口马德拉酒，“几个月前，她们中的一位老太太死了。她就是老默顿夫人，一位大怪人，一生中我行我素。愿上帝保佑她。有一年，她儿子从学校放假，回来过圣诞节，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位室友。妈妈和这位室友一见钟情，恋上了；室友和她住进了主人的卧室；爸爸则搬进了客人卧室，儿子回了学校，一去不复返。从那以后，默顿夫妇和那位室友就以那种居住方式生活了下来，直到默顿先生死去。他们照常抛头露面，装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妈妈的年轻恋人成了她的车夫。每次他接送她来往于桥牌牌局时，其他女人都会从软百叶窗帘中向他们偷偷窥视。但她们从不在她面前表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她面前提过他的名字。”

威廉斯沉默了一会儿，显然，他在回忆新近故去的默顿太太。窗外，蒙特雷广场一片寂静，偶尔传来蟋蟀的几声鸣叫，以及汽车驶过广场时隐隐的马达声。

“您设想一下，”我问道，“如果导游将这些故事告诉旅游车上的游客，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可能。”威廉斯回答，“他们装得非常正经。”

我告诉威廉斯，我来他的庄园之前，曾在—辆旅游车上听导游谈到过他这所房子。

“这些无聊的小家伙们。”威廉斯说，“导游怎么说呢？”

“她说，这所房子是写过《月亮河》、《永远陪伴》、《无言的爱》等名曲的著名歌曲作家约翰尼·梅瑟的出生地。”

“错了，不过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威廉斯说，“还有什么？”

“去年，杰奎琳·奥纳西斯出价二百万美元，想买下这座庄园和房中的一切。”

“导游的解说，正确程度只能打六七十分。”威廉斯说，“现在，我告诉你真实情况吧：

“庄园的建造开始于一八六〇年，建造者是南方联邦将军休斯·梅瑟，约翰尼·梅瑟的曾祖父。房子还没建成，南北战争就爆发了。战后，梅瑟将军成了阶下囚，并因杀死两名逃兵而被起诉。最后他被免于起诉，很大原因是由于他儿子的作证。出狱时，梅瑟将军已被整垮了，内心充满仇恨，他卖掉了房子。新主人最终把它建成了。所以，梅瑟家没有人在这儿住过，包括约翰尼。但是，晚年时，约翰尼有时来镇上时会来这儿小住。事实上，他还在前面的院子里录制了一段麦克·道格拉斯的片子。有一次，他提出要买下这幢房子，但我告诉他，‘约翰尼，你不需要它，你会像我一样，跟一个男仆似的在这儿终了一生的。’这就是他与这所房子曾有过的最亲近的经历。”

威廉斯向后靠了靠，朝着天花板，吐了口淡淡的雪茄烟。“呆会儿我给你讲杰奎琳·奥纳西斯的事，”他说，“但我想先给你讲另一段历史，这件事导游们是从来不会讲的。这是被我称作‘升旗日’的一次意外事件，发生在几年前。”

他站了起来，慢慢踱到窗前。“蒙特雷广场太可爱了。”他说，“在我看来，它是萨凡纳所有广场中最漂亮的一个。你看，这建筑、这树木、这纪念碑，一切都结合得那么完美。制片商们也喜欢它，过去六